

十

程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

而告之因卑遠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

言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宜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二年

書臣之名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

幸甚而得謂之非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新論

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悲乎對曰所不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

雖不敏孝經曰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

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常講古豆毳滿川

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切講臂衣

切講臂衣慎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也漢書董君綠憤傳講生曰講形如射講以

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帳能帳也烏孫公主

食酪為肉為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於賦序曰笳者李伯

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

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上

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

子曰古者明王伐不韋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

食小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

也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遠棄君親之恩長為

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

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陵不難刺七亦心以自明切頸以見志

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殺身無

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

婦善搏虎攘臂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抵音支令人悲

增怛怛耳爾雅曰怛憂也嗟乎子鄉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也出

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

黃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

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

而武紀畧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

尋彼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

五將失道詳此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

亦不云其名漢書蕭何曰詔天

出大漠之外入強胡之域漢其緝甚美臣瓚

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以五千之衆對十萬

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然

猶斬將搴居展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

按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滅跡掃塵斬其

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

歸結執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王成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傳

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

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兆殺梁注更

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

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

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死

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

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

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

首奮擊無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册子單于謂

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

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

無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

敗引矢並盡故陵不免得耳昔高皇帝以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

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

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

其從如雨何休公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

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

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

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

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

南馳故且屈以求神若將不死功成事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耳將自殺

子曰申生子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

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

國之羞乃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助之越王

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

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

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

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

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

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

乃許盡還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

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

敖捕得生口

言倭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此陵所以仰天  
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推直追切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

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

彭趙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

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會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

則會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

大恚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會

陳平畏呂氏執會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

在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

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位曰願處

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

徙蜀自遺患不如將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

夷三族照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杀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

道肉臂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

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上侯勃自畏恐

誅常彼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景帝

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

其侯坐灌夫罵丞相河蚡不敬遂論嬰弃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

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已見鵬為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

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措五百被

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

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

不食五日殿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上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

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陵先將軍功

戮不如二子之能雪耻報功也

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

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

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

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

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京道

將軍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

將軍不聽廣意象温怒引兵出東道感失道

后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

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上謂其麾下

曰結髮與匈奴大將軍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

失道宜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

筆之吏遂引刀自刎青以鄭德曰以刀割到

為到姑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

鼎切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

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

飲使送武會匈奴張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

常以告武副使張勝上許以貨物與常一奴中

夜亡告之緹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

其幸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

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上

氣絕半日復息乃徙  
武北海上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年

謂丁壯之年也  
漢書曰武留匈奴凡  
老母終

堂生妻去室  
漢書陵謂武曰陵未時太夫人  
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

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

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尚書曰天子社稷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

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聞子之歸賜不過二

車千乘諸侯之大者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

師非為典屬國秩中二

千石賜錢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善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

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

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

息漢亦負德  
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息漢戮

有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

言陵忠誠能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

安於死事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

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

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

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

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主死辭

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勉事聖君

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願皇天之

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

川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

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也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

務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懃懃懇懇忠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疲駑

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

口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

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誰為為之孰令聽

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

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

說已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

迷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

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隋侯珠也

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事故不獲答會

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賤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頃務也

如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特偶相

見日淺卒卒無須吏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

冬如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且書欲使其恕以度已

已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

迫當從行善曰難言是僕終已不得舒憤蕙

以曉左右廣雅曰蕙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

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情略陳固陋闕然久

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者智之符也符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

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也

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

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

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惟欲之與利為禍之

可為行莫醜於辱先也莫大於宮刑醜

也也音垢應助曰話耻也說文話或作詞火

也也話音垢應助曰話耻也說文話或作詞火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

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

使孔子為次乘道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

未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

與五教大夫賢趙良曰五教大夫荆之郤人

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

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

及子孫足同子參乘表絲變色也蘇林曰趙談

為寒心也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

與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自古而

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

何令刀鋸之餘薦為天下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

不敢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

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

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

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

外之又不能備行五攻城野戰有新將率旗

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

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

之列陪奉外廷末議臣贊曰太史令千石劫下

也朝不以此特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

除之隸在闕茸之中

闕茸張揖訓詁以為闕細毛也

也呂忱字然曰闕茸不肖也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蓋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

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

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

衛周密也常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故

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肖父母曰不肖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鴛鴦多士媚于天子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太公

六韜書曰天人皆有此趨不同未嘗銜盃酒

接懇懃之餘權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

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

下人當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類師古曰徇從

也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僕以為有

國士之風推一國之中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亭昭矣恤

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而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

臣瓚以為媒謂藹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

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步曰戎馬單垂

餌音虎口橫桃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桃

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裝挑茶吊切臣瓚曰挑

挑厥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地也高汝曰仰

與軍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半當虜救

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氈裘

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句奴所服也乃悉徵其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

以其善射故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矢

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攀陵

一呼勞軍卒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

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頰善曰頰古沫字言流



季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沮張空  
奉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  
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  
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  
空梁猶可畏也况三千萬被堅執銳乎前師  
古者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待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  
拳也率許曰拳者弩弓也  
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凌  
陳步樂還以測步樂召見道  
陵將得土死力上甚究之道  
奉觴上壽後數史注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  
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都割悼

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欽也忠以為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男之於子

絕并則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發事已無可奈何其

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

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破

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

塞匪魚解毗柴懈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二師李廣

師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齊刑鄭玄禮記注曰

治也奉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曰得

齊而弗失之矣鄭文曰拳也因為誣上卒從

吏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

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

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

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主降償

具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也而僕又

俱之蠶室初今謂本作首字蘇林注景紀曰

作客室黃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滿宏漢書

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云諸蠶室與罪人從

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類監云重為天下觀

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

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

定封訖於其中以冊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

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

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也

蟻此等也皆蟲之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如與

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知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

之所趣異也燕丹子刑軻謂太子曰烈士之

考但問用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

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

其次誣體受辱誣體謂其次易服受辱易服

謂著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

尺說文曰箠以

嬰金鐵受辱謂髡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

謂辱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官刑腐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

朝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朝曰刑者

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

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

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禮周

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

焉尚書曰社乃樓紘乃寨言威為人制約漸

積至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

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

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類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

周禮曰以圖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切亡良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

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

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

崇漢虎譜西伯於殷紂乃囚西伯積善德諸侯

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

制曰九州之長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

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

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

二世立以即中趙高之譜乃具斯五刑要斬

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

夷三族之象其首當二族者皆先剗斬左石趾

者又斷舌故言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

具又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韓信為

楚王都下邳信因行懸邑陳兵出入人有上

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謂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逐

械信至洛陽赦以為淮陰侯彭越張敖南面

陳楚之西界也史記曰高祖立彭越張敖南面

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張敖南面

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  
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  
之禮高祖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貫高趙午  
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  
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  
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  
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  
逮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  
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  
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也  
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  
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  
荅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  
若今之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  
鍾下也

廷也魏其侯已見李陵荅蘇武書周禮曰上  
罪拮拳而撻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拮兩手  
同械曰拳在足曰桎常昭曰拮兩季布為朱  
手合也拮音告拳音拱桎音之栗切  
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  
求布千金收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  
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  
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  
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談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  
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灌夫受辱於居室  
乃赦布召見謝拜中灌夫受辱於居室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  
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  
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

夫安敢以爲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盼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兩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盼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盼尚即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爲際元光四年盼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壽夫行酒至盼盼半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盼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酒效兒女曹咕聶耳語盼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盼遂怒曰此吾驕權夫罪也藉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盼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爲保官今守官也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

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

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

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

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

反問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

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

勉死哉言皆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繼之辱哉孔安國曰縲

事也所以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

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以獲取善人為

妻生子曰臧臧別擄海內維濟之而歸謂之獲皆其方罵奴婢之醜擄也

由能引决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

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論語曰君子

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

常之人稱焉廣雅曰侗儻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紂又曰

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

有下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

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

史而作春秋史記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史記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史記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與之同列心害其能  
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  
而欲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  
莫不知每令出平代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  
也王怒而陳之平病聽之不聽作離騷經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  
臆脚兵法脩列法消事魏惠王自以為能  
及臆乃陰使人台臆臆至消恐其賢於已則  
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點之欲隱勿見齊使者  
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  
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子於威王  
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趙人不可於是  
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臨車中主為  
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耶郭  
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去耶郭  
不帝遺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  
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  
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  
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  
不韋乃使其客入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  
二紀三十餘萬言以備天下之論古今之  
事號曰呂氏春秋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  
延諸侯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  
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之禍及已私長嫪毐  
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  
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  
情實士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  
曰君何功於秦號捕仲父後與家屬徙蜀而  
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公史記曰韓非者韓  
以



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狂之  
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  
餘萬言秦王見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所著  
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  
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秦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并諸侯非然之韓非不為秦此人情也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藥使自殺韓非欲有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而朱已死矣說詩三百篇大底賢  
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聖發憤之所為切于偽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  
也爾雅曰底致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及  
今游來人知己之忘

如左立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清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

為難養也近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

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

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

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嘗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文選四十一卷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

已同志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

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訟

諷上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

以污為非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

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

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

日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佗去

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

聞至人尸居環堵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之室不知所往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

若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勸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

戒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

刺力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

日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無益於俗

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揚子幼

漢書云揚惲字子幼華陰人

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

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

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

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

矜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

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

形彬文質相半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

遇時變以獲爵位

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

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

教督以所不及

爾雅曰督正也

下深惟其終給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猥猶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

言逆會宗

解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

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

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

盛特乘朱輪者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

為通侯總領從官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

王室也從天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

子侍從官也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又矣論語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懷祿貪

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

被口語身幽北關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

書注曰上章者其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

軍尉北軍尉以罰之揚悍上書遂幽北關

公車門當此之時自以夷域不足以塞責史記

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

惟聖王之息不可勝量君子遵道樂以忘憂

史記曰陳平遊道曰小人全說以忘罪

廣論語曰樂以忘憂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國語曰戮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

官之不意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

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

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君三月復

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改改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其詩曰田

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

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也蕪穢不治朝廷

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立者直直

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於棄也箕曲而不直

言朝臣皆諂諛也臣噴按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人

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

低昂頰足起舞滌荒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力力糴賤敗貴逐什一之利什一

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此賈豎之事汚烏則辱

曰王者十一而稅切之

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

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

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度人之事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初常恐匱乏者度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

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

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

豎之事安得責我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

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

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定安定山谷

之間昆夷舊壤北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

西戎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

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

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

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

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

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教詩曰祖

年如流 歎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蒲融

又過二五公謂曹繇言公年始蒲海內知識零

落殆盡惟 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

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

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

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耻之公羊傳曰刑亡孰亡之

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禁命不期於旦夕是吾

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

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

論以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

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

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

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

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

曰貢金於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燕君市

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

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

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賈千

金之貨將以五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馬已死

使者乃所以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

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

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

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

於是昔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惟公臣復漢

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止之之術實須得賢珠

玉無蹊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

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

出於海王出於山無費而至者好

至也士有足而不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

至者君不好也

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

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

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生之讎也願

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

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

齊往劇辛

溺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今燕雪其民而王征之人

則士亦將高

翔遠引莫有背首音燕路者矣

漢書廣武君



士大夫北  
首燕路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

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寵書一首

朱叔元 范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

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却郭後  
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  
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  
召州中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  
事及將王莽時故吏三千石皆引  
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  
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  
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  
奏寃遣文迎妻而人聚其母又受  
貨賄殺古交人多聚其意計難

量寃既法須怨聞遂大怒  
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

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

焉他邑唯命謂京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

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

甚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

叔完賤繕甲兵具卒乘將殺鄭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師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  
段段入平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伯通以名  
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  
字典郡有佐命之功書曰康遵劉竦俱著名

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

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

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

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

言朝廷君故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

將軍為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氏宣公二年傳曰

初趙宣子攻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不為

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

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

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一人荷

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

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鋪臣父臣之

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

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

食而獲二死豈有身帶三綬職與大邦而不

士媵母未詳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綬范曄後漢

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一官一綬范曄後漢

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

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卿間故人相

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

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

制封建忠侯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

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

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

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

共歸世祖子曰况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

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而伯通自伐以爲

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往時遼東有豕生

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

豕也白頭豕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楚韓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

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

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滎陽而結怨天子區區

也公羊傳曰以區區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

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

不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方今天

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

之失許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

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微入漢陽大郡女馬衆

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

計議吏皆怨浮微長為群后惡法求為功臣鑒

勸寵止不應戒本云求為羣后惡法今檢范

戒豈不諛哉時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

別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定海內者無

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

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

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

因寵卧寐其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

大驚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

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

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

記馳出城因以詰關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

陳孔璋林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

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士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後意奢說事

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

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

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

傳趙

地刑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帝書

孟子是懼夫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

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

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

萬人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而我軍過

之若駭鯨之決細細之觸魯縞漢書韓

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縞者未足以喻其易雖至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

哀嘗漢書淮南王安尚書曰臣聞天故唐虞

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周宣之

盛亦離大邦毛詩曰秦爾蠻詩書歡載言其

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

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含卒司馬遷報任少

之人事有關於官來希陳彼妖惑之罪叙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

之政天兵神附師是夏殷所以喪苗彘所以

徒無暴撫教不臨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卒汝我之所

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左氏傳闕庶曰師克在和不在昔鬼方孽昧

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

為下然高宗有三年之變王有退脩之重筆有尋駕之役

周易曰高宗之少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

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

渡孟然後殪我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

戎殷誕未有星流景集颺奮霆擊長驅山河

受厥命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由此

觀之彼固不逮下愚被張魯也下則中才之

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

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而

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曰今

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齊何者古

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

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

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

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

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魏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號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震不臘矣在此再舉矣不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董成鬪伯北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河益注曰暨至衆賢奔絀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之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以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西據入陣之列騁奔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入陣之列騁奔牛之權三曰壯陣四曰陣五曰陣六曰陣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繫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入因衝枚擊之而城小鼓乘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

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豕北所

過城邑叛燕歸回軍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

齊乃迎襄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發設令

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

已後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曰昔王

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繇駒處高唐而野右

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繇駒之歌但文

人用遊睢忽惟渙者學藻績之絲陳留記曰

故其滿水經其北傳云唯渙之間出文章

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

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

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廢不

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立謂為

情七靖人邢原別傳曰原遊學諸孫崧崧曰

立也原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

垂耳於網牧弟屈原曰驥垂兩耳服蓋車爾

鴻雀戢翼於汗池周禮有牧田鴻雀為之通

因为三十九





其左翼列子揚朱謂梁王  
日鴻鴈高飛不集汗池  
藜之者固以為園

固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  
君何不以為屈產之

乘昔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  
荀息曰取之中既置之於外廢  
及其整蘭筋馬相

者月上階如井字爾筋豎者千里  
揮勁翻陵

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駸哉

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溫有  
六駸毛萇曰駸如馬倨牙食虎豹  
恐猶未信也言

必大喙也洪白  
孟子康漢書注曰立空也此雖假

立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  
皆談笑大喙說文曰喙人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頌  
助率重刊

書七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蒲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魏

武臣專漢魏周俞魯蕭諫權曰承父兄餘資廉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向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深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

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禹字元瑜宏才

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徵多為所轉丞相舍曹屬平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

烟燾之義息情已深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壻毛詩箋曰重

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  
欲無之乃以弟女配策小第匡又為子章取  
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遣異之限中間尚

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

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心既忿恨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漢書曰高祖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

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法豨所不能

家臣謀反許赦諸官徒奴欲發法襲呂后太

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

功德光武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

道之主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為北

不然而所以盧綰憚畏於己隙英布憂迫於情

溺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

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豨亦使

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賊荼子衍亡

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

事寬得長子燕勝以為然無令匈奴兵擊燕

以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還報具道所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

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

謀豨所遣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淮南王漢  
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  
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  
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  
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因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  
家發兵反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

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

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抑遏劉馥相厚益

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

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

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張勝

有故於胡盧縮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匪有陰構賁音赫之

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舉也而忍絕王命明弃

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奔仇讎而得

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動

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魯參殺人不

信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杖而起示之以禍難

激之以耻奪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

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蓋以牛後韓王

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

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賢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也夫以大王之

然作色攘臂按劔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  
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半子  
也從或為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  
後非也包胥之氣盛宋均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

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  
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讐連推而

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孤

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

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

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亦曰常

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

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曰老夫罪矣是

聘于鄭鄭使行人于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

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

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固而問其群臣

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

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

胡取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  
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二  
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  
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紅

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  
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從民還師又非  
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  
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  
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  
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  
走荆上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荆州  
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非相侵肌膚有所割  
君實冀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所割  
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思計  
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我言

尚冀君之餘地何必刑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州之土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切榮君之負累豈如二  
子漢書高帝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  
使赦橫曰橫水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  
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  
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  
為守乎繡曰大司徒公被害繡與其謀誠知  
罪深不取降耳彭還白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  
罰乎上指水曰河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  
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美孟姜德往年在燕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  
音不忘德往年在燕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  
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

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  
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  
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  
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  
肥以南唯唯有皖城裴松之曰非有深入攻戰之計  
之吳志注曰濠祖了切左氏傳楚子曰安自謂  
將恐議者大為已榮人之亂以為已榮自謂  
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  
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  
於未萌智者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  
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  
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  
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  
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

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  
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  
談陰約夜入晉陽智果見次二君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  
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穆生謝病以免楚難  
聽出便易姓為輔氏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  
鄒陽北遊不同吳禍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  
玉通謀隊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  
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見微知著曰以君  
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  
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

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  
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  
軍吳魯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  
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  
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  
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  
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後夏陽以木罌渡  
軍龍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  
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

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  
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  
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  
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  
愧嚙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愧嚙字季  
天水招聚其衆自稱兩州上將軍遣子恂詣  
關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彭寵受親吏  
世一時也臨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  
之計彭寵已見朱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  
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



之願君少留意焉

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

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

國位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

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

曰實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

將軍事逸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鄒使辯

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隗蜀合

後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公他融召豪傑計議

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蛋若能內

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以效赤心用復

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

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

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

至誠以處倭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

人劉備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

張昭也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河間獻王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

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

名禍猶吏與從事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

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

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

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  
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縣字正禮避亂淮  
浦詔遣為揚州刺史  
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疫旱並行人兵損滅  
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  
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弗且又百姓國  
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  
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  
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左氏傳曰晉欒  
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願仁君及孤虚心回  
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毛詩曰衮職有闕仲山  
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  
濯鱗清流飛翼天衢  
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  
太子商在孟津小城質  
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恙憂也  
塗路雖

局官守有限  
爾雅曰局遠孟子曰吾聞  
願言

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  
足下

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

皮之遊漢書渤海郡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子曰百家具彈碁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

說各有所出彈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

三對局白黑碁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

出魏宮大體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

場旅食商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

謂安人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

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

動叅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

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谷子妻曰樂極必哀余

頽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

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卿書則長逝者鬼鬼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

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

驗曰夏至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

則景風至

導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車謂之載之何遠我勞如何老子曰聖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

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不白

與吳質書一首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

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度諸人多免故太子與質書

###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猶行

也且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况及過之思何

可支毛詩曰祖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

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

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

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

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

而賦詩揚渾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

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

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

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

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

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柏子新論雍

門周曰身村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

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著

日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

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

北海人太祖召以為

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

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

成章又曰述

而不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枚浹既痛逝者行

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

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

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元瑜書記翩翩致

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

辭賦也續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

或為獨為主氣之清濁有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躄弱謂之躄弱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

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

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庚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

矣遂命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

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

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年

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

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觀

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吾德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賦得語虛辭耳

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

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

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

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

遊也少壯貞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

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

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

遊秉或須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

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吁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夾發得之而難公索使臨備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子禮記孔子曰君

子比德於玉毛詩曰璋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

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李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價越萬

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

玉徑尺不知其玉也

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

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玉

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三城之都耶

可一觀魏王立賜馱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

祿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

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

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勝矣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

之和璧入秦相如抗節飾厲義通乎至德竊

見玉書稱羨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

冠黃侔蒸栗

王逸正論曰或問玉符曰赤

如純漆在王之符也通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維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

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

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近

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

笑與拊會說文曰拊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未敢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時從容喻卸旨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周稱謂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

五內震駭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絕

窮匣開爛然蒲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

蒲猥以蒙卸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

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

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

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

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

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  
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嘉貺  
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  
益腴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瀆揚麗質不



白

與揚德祖書一首

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燧投脩數

與脩書論語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

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

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鷹揚於河朔

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表紹組室岐曰河

朔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 鷹揚 惟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除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

氏春秋口東方為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海隅青州齊也

視於上京 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當此

之時人人自謂程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

山之玉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

江中街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

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類入

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

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然此數

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絃韓詩外傳

子猶復不能飛軒龍跡一舉千里蓋胥曰鴻

鶩一舉千里所以待者六翻爾以孔璋之才不開於辭賦而

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

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

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朝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

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

聽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

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

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

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

師之東里子僕自以才不過古則若人辭不

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

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

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

談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

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

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卷之八

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

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切為劉李緒張本

必有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有龍泉

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既割常王曰常之劍

戰龍淵大阿陸斷劉李緒才不能建於作者

牛馬水擊鴻雁劉表子官至而好詆丁禮訶

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言也又曰荷

呼歌文章拮君荷接切石利病說文曰詞六

下也編引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案五霸於稷

且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

辨者曰田巴辯於祖立而議於稷下毀五帝

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累曰齊

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

衆漢書鄧公謂景帝劉生之辯未苦田氏今

曰內社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苦田氏今

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毛萇詩傳人各

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

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

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咸池

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

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

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今往僕小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

談巷語道德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

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猶稱杜夫不為也

漢書曰揚雄秦羽獵賦為即然即皆執戟而

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即位不過

執戟揚子法言曰嗚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

喪我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勩力一

敏以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

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豈徒以翰墨為勲

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

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

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

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定

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

仁義之秉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通古今

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

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非要召

漢書卷之九

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短我明早相迎

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畧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李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

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座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

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彌終也若夫傷酌陵波於

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

鷹場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羨壯之意山海經

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謂蕭曹不足儔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

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

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過屠門

而大嚼疾躍切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栢子新論曰人聞長

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

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

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

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

謂楚風曰夫入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以足以溢壺溢

而江河不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能實漏卮楚辭曰角宿未旦耀

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

也日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

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

帝不裁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思欲抑六

因是其季棄曰唐叔故參為晉星

龍之首頰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

吾令羲和折若木之華閉濛記之谷楚辭曰

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

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

辭曰出自陽天路高邈良父無緣仲長子昌

谷次於濛記

乎若昇天路而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

不知夫所登也谷實載曰

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檇藻如春

華丰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

後面其諾賢所著文章想選所治復申詠之

也所治謂可令熹切記事小吏諷而誦之禮

文曰諷誦言語節文曰背夫文章之難非獨今

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家有千

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

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

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  
 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  
 於楚山之中遂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  
 論謂之通而慈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  
 迴車乎足下奸反而正值墨民迴車之縣想足下  
 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  
 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  
 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且改轍而行  
 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而行  
 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  
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  
戰郵無恤御柱預曰郵無恤王良也  
易民

而治非楚鄭之政我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  
智者不更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有孫叔  
教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  
 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  
 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刊題云天為君子  
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  
乎足下奸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  
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  
責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既發函伸紙是何文宋之

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

衆山之灑池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

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不知衆山之灑池况介立乎下句蓋季仲自

也先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書曰

念五六日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

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

子產開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以

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

子猗頓富當畜三牂於其澁息不可計貴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勤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

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至乃歷玄闕排

金門升王堂二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

曲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滌思列雖恃平原養

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國

求效合從於楚約典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皆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曰讚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



特其未見而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爰

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

使人君問門下諸客誰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

薛者乎馮諼曰能於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養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曰

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

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

道中孟嘗君願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

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

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

君乃與車五上乘金五百片西游於梁梁惠

王聽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俱使太傅謝

孟嘗君曰願君願先王之宗廟姑反用統民

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羨史記曰魏公子置酒

駢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

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

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竟欲傾海為酒并

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

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哉也禪封

書曰天下之非觀周易曰若質之志實在所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思投印釋鞞朝夕侍坐鑿

天左氏傳笈尹克黃曰君天也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對

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醑又曰嘉肴脾

膝使西施出惟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

夫種獸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嫫母醜女也今嫫母勃胥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

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填簫

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耀華屋而

鼓靈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

懽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華集庭而

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

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

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比夷

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

越裳獻白雉重譯而來貢又况權備夫何足

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

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

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

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

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章蟲伯

有賦鵠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

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

賦桑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

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

比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

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吹曰苦言惻隱之思形乎文

墨謝承后漢書曰既豐墨子迴車而質四年

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帝子曰曾子至孝

樂不入朝歌鄭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式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

作或者非左氏傳五負曰少康有衆一

衆不足以揚名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

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

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

之任獲援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

子曰兩解駢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中不勝

則與豚同非不巧搜也然所肆其誠也

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曰

與蒲公琰書一首

賈弼之山公表佐曰蒲憲子炳字公琰為

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曹過休璉至明日

璉白昨者不遺報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

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

李重谷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夷士毛公歲

於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

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苟息曰今號為不道係

於逆外嘉即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

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

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

將遠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

今贈子以鈞道夫殺綸錯解迎而吸之者揚

鱸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

食者斷其為魚傳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

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揚驕者

也乃蕭蒼老尊貧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

人為也以前獨壘為綸芒針為鈞荆棘為竿剖

升瓶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苦縣賊甚高然

而不可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

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勞虛甕而往酷狗迎而斃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固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斃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所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斃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

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僕書音義曰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勝爵鄭玄曰今

文勝多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曠待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

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西戎國名也其案未聞

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

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

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

侯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

書有期會狀母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

刺史從人閣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

夕驪駒就意不宣長酒肉勞王式江翁謂

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

驪駒主人歌客母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

早未可也服慶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

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大具存驪駒在路

僕天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

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

不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天津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

伯陽即老子也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

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

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詐諾

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

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

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適有事務須自經營

高臺也方皇大澤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

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曰不悉璩白

### 應休璩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曰有無人之歌

闐闐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

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闐闐有女如荼王

又曰鏗則如雲匪我思存闐音因闐音都王

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

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魏志曰王

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

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復起皆

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

於高妙復欽翼於故枝荀子新論曰昔願淵

十一 知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

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

禮記子夏曰吾雖

群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却署何武恥為

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漢書汲黯字長

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頭為中郎出入禁闈

所舉奏號為煩碎不

稱賢公恥義卡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

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

轍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

漢書曰揚雄家

至其門時有好事者

載酒肴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

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

為傳士下惟講習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  
大飲賓客滿堂遵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  
梁起舞跳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

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

左氏

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

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

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有似周黨之過平閱

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夫皮朽

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

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

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

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

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鏤草木焦

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處涼

臺而有鬱蒸之烈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

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

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託陰而處也土龍矯首於

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

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上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上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

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

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其醜也高誘曰其醜請雨士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

廟上書曰仲尼之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

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

次行雪昔夏禹之解陽盱投湯之禱桑林淮南

禮末雨身禱於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何湯苦旱以

身禱於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何湯苦旱以身



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陸肝河蓋在秦地言未

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禱之肝音紆

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

使人待三足鼎而祝山川今者雲重積而復

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

割髮耳其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

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鄉其

手自以為儀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大

至鄉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

邢於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

邢乎從之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

然也尚書曰惠迪吉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

予論語子曰起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此書言欲歸

也第

###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

矇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

發去其人風伯埽涂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

欲之耳於大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按戀清路周

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

又曰為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

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武鄭玄曰武跡

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

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

非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

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道遙陂

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又詩曰亦既見止

禮記曰堂上接

武鄭玄曰武跡

淮南子曰大夏增

尚書大傳曰扶寸而

墨子曰美道遙陂

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詩曰亦既見止

禮記曰堂上接

武鄭玄曰武跡

淮南子曰大夏增

尚書大傳曰扶寸而

墨子曰美道遙陂

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詩曰亦既見止

禮記曰堂上接

武鄭玄曰武跡

淮南子曰大夏增

尚書大傳曰扶寸而

墨子曰美道遙陂

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

閱子騫為費宰閱子騫曰善為我辭昔伊尹

馬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輟耕邳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

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賦賦之中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

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觀見之哉束觀漢記曰邳惲字君章汝南

人也邳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

止漁釣其姦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

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爲伊

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

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

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

塗墜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於丹

塗漢書河內郡有山陽

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

有堯谷舟水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

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

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

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

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前者邑人念

弟無已欲令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

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

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徒有飢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徒有飢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徒有飢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徒有飢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徒有飢

寒駿奔之勞尚書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

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且官

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

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

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常侍者

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漢書而

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

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

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

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

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幸願

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觔不勤五穀不分

執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殺雞為黍

而食之漢書鄭朗曰修潛精墳籍立身揚名

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

邑禮記曰大人不可偃遊言鄭郊牧之田宜以

吾將老焉吾將老焉使營菟廬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

明之期已復至矣為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

復為書慎夏有愛臻白

文選卷第四十三



律